由庚堂集

鹵康堂集序

昔者孔子設教洙泗之上士從之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成德達才以適於用其仕列國者皆有以自見不則教授四方著書立言傳之

後世而孔子之道賴以不墜與政事文學兩者得人之效也孔子居陳思吾黨小子斐然成章既免於厄而猶思之不置其人有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就所專至言之非必有軒輕也而後人乃遂尊德

行而薄䟽三者殊失孔子初意使孔子而薄文學政事也則德行莫如顏淵何以與論爲邦用之則行文何以循循然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手刪述六經齊魯二論語寧有一言不文者邪對季學術滋

晦而論學家託於德行以自便其膚陋苟簡之習洎至末流襲釋氏餘唾舉一切而空之破事理障守綺語戒其辭甚尊而使人莫能議其術愈巧而其趨愈下是以政事文學兼之者蓋鮮而求備於論學

家爲尤難明興獨王文成先生能發明孔子之道以開羣蒙而濟世之才與舉世之文咸卓爾不羣稱曰通儒吾友鄭邦章者文成鄉人也。弱冠登朝即宗嚮文成之學直知實踐不墮支蔓空寂蹊逕其爲

郎屬司寇則明允屬宗伯則寅清屬大冢宰則覈名實公黜陟吏治爲之一新已遷藩臬歷七閩大梁上谷上郡諸要害雄劇處錢穀甲兵事無不精整已開府東秦島寇不敢窺登萊而徐兖間饑民揭竿

斬木者傳檄而定天下人豔之以爲邦章政事才度越人遠甚非論學家所及而不知其長於文也是集三十八卷詩若文諸體具備其詩于兩京六代三唐矩矱無所不合而無模擬刻畫之跡其文論理

精微疏暢類匡稚圭之解頤辨晰疑誤類朱游之折角論事通達國體劌切婉委類賈洛陽陸敬輿論人推見至隱差次有倫類郭林宗山巨源其氣沛然其藻蔚然其味醇然其韻悠然上下漢董江都劉

中壘唐韓退之柳河東宋歐陽永
叔蘇子瞻闡孔門七十二子世遠
言湮吾不知郛章何若求文成于
百年之後則郛章其人𣏌嘗繹郛
章集所以名由庚之指其說出於
詩言萬物莫不由其道也道一而

已矣寧能外政事文學以爲德行若前所詬病要之患在不由道始文固道之所載也不文而爲道不道而爲文無一可者今士不由道爲古文辭若擧子業險恠奇衺殆與鼾舌沸脣魑魅罔兩等耳讀邪

章之文躍然指掌爽然遌口犂然當心是不可以興乎予未聞道而邪章謬以爲知文出是集視之曰舉其所管窺蠡測者如此士以邪章之文合諸政事而求諸學術由文成以遡於孔子脩三不朽之業

亭甚即不可若是其幾而以邦章
之文爲前茅嚆矢使文體反正士
習丕變由庚之雅嗣響咸周無令
東廣微補亡專美晉代矣
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甫譔

陳庚堂集敘

余自為諸生即知有縉雲鄭公也方公為閩藩時閩人士望公車蓋輒揚而聚觀此故為儀曹諸曹有聲名於海內者也其後公以中丞節撫齊有功德于齊人無何歸而

余佑南録宗以自田間起爲南奉
常俱稱禮友於與講俎豆之事況
濫于詞章羅定倡和賦則取史書
丹鉛勘甲乙之互相印證意氣甚
洽余推是窺公之宏博華贍其經
蘊蓄不可涯涘嘗請公所著假以

自廣公輒謹讓焉奈何與祠匡競
千秋之業哉僅出其所爲遊山諸
記及雜詠示余而余已逮逮乎不
嘗大具之亂考公敢嘗備兵塞下
好言塞下事謂夷虜無他法勿貪不
利勿輕要索過則不允犯則必創

如是而已余笑語公姐豈而罕標
舉孰能與公競封狼居胥之業哉
為之一噱嘗是時海內多事每慎
擇大臣開邊議輒推公
天子遲回不即允最後念西事急
乃使公鎮榆林屢聞公求相驚色

務備兵使為其人耶晉首塞下顧受戎索以所為制馭操縱持衡于款戰之間以外縻內備大較如翁云孽酋一入犯輒大創之二三年來邊陲晏如幕府吏士日椎牛釃酒投石超距公與裘帶從容于詩

閭之下攬勝賦詩如在南奉常時詞不知其地之為窮邊而陴垣之為樂易也軍書之暇輒裒其所得詩歌文章彙而輯之寄余于白門曰此輒謂予秋之業也所志焉好而已余于是乃為發公之藏而私歎

公向視之於奉常前乃出之於
塞下在軍旅而言文墨其雅號窺
公也公既殁余首言請復以軍旅
進者亡慮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
岳武穆得也絕的用勁用整用情
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和他

將遇敵料度權宜用智後奇而後
勝武穆辭然遇之而無不勝也其
在文人爲金之驕役劍家淵藪游
使日爲龜策乎筆端皆成神奇限
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矣口縱譚
不煩繩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上

可櫜鞬而周旋與皆天下軼于曠
世而僅見者多讀公之詩歌序記
碑傳書疏雜著其體不逾應研其
情不過感遇之所寄而游不過目前
之景物其鋪張頌說不過當世之
士大夫而意態縱橫神情要眇曠

邈若千載之上而公生乎數歷內

典劇曹外領大鎮馳騖乎簿書戎

馬之間其所結撰大半成於邂逅

倉卒之頃而精辨乃高古今人不

知何如要自龍門眉山而後公可

謂踔絶矣余以最晚公為淮陰之

與龍門眉山之與武穆背偭勝而
無兼長以用其法兵者以文而
用其法文者以為兵經緯之道合
而張弛之義無它曰者名山之藏
與燕然之勒並無窮以示太敢
無翁已余以麼監儒雕蟲小技無能

罷以藩籬乃妄意評隲其文章又闌入兵事寧不為公所揶揄哉顧書之以質公公實戲謂余子之言鄭公未矣公素講王文成之學者解真修使在聖門當居四科之列矣學政事根柢於德行此所以為公

子何以來之後邪余唯唯以之謝
爲文成也兼文學政事而進之也
則雲社李先生言之詳矣夫李先
生者師之師海內備業者之所宗
也務以如此余何言
萬曆乙巳嘉平月福唐葉向高撰

尉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人僞争須臾之譽而君子睹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摘英綴藻盛譽今古謂足以揚

禾顏延義究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與許之曰其織人其夸人其詭人而總之曰吾之不利人也至王倫任防之約以則也恐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矣而一決於

其文抵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旋執法與要人抗業矯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與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方鋊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總東省與今延鎮紓籌決策雲

動雨施去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德學者聞闡其緒論默然而思有濬游夏趣淵騫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瀹洸洋疏六籍之奧窔闡犀塵之理性内無蔽志而外無傷格支

詞靡語不擯自點與文中子所言
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
其爲君子之文非歟公少博攻典
墳洞覽流略說者謂公孫僑銅
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
掣電流虹震鍠耳目然多聞見

而守以卓約停涵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徽獨為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略可窺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贊大業必有未盡之略使德澤流於宇宙勳

名垂於彝鼎以光我

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

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

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

於中而功著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

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萬曆乙巳秋日石渠舊史秣陵焦
竑敬書

由庚堂集目錄

卷之三

五言古詩

卷之四

七言古詩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卷之六

五言律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李旭山職方北上

荅寄吳韞菴方伯

愚公洞與喻素源山人談玄山人善
畫賦贈

宿雙闕方丈用壁間韻

祖堂南向獻花巖北向是懶融觀心
經行處

秋日同趙司寇沈大卿丁廷尉遊燕

子磯

午日句曲道中

孝陵供祀敬述

夏至太常齋宿感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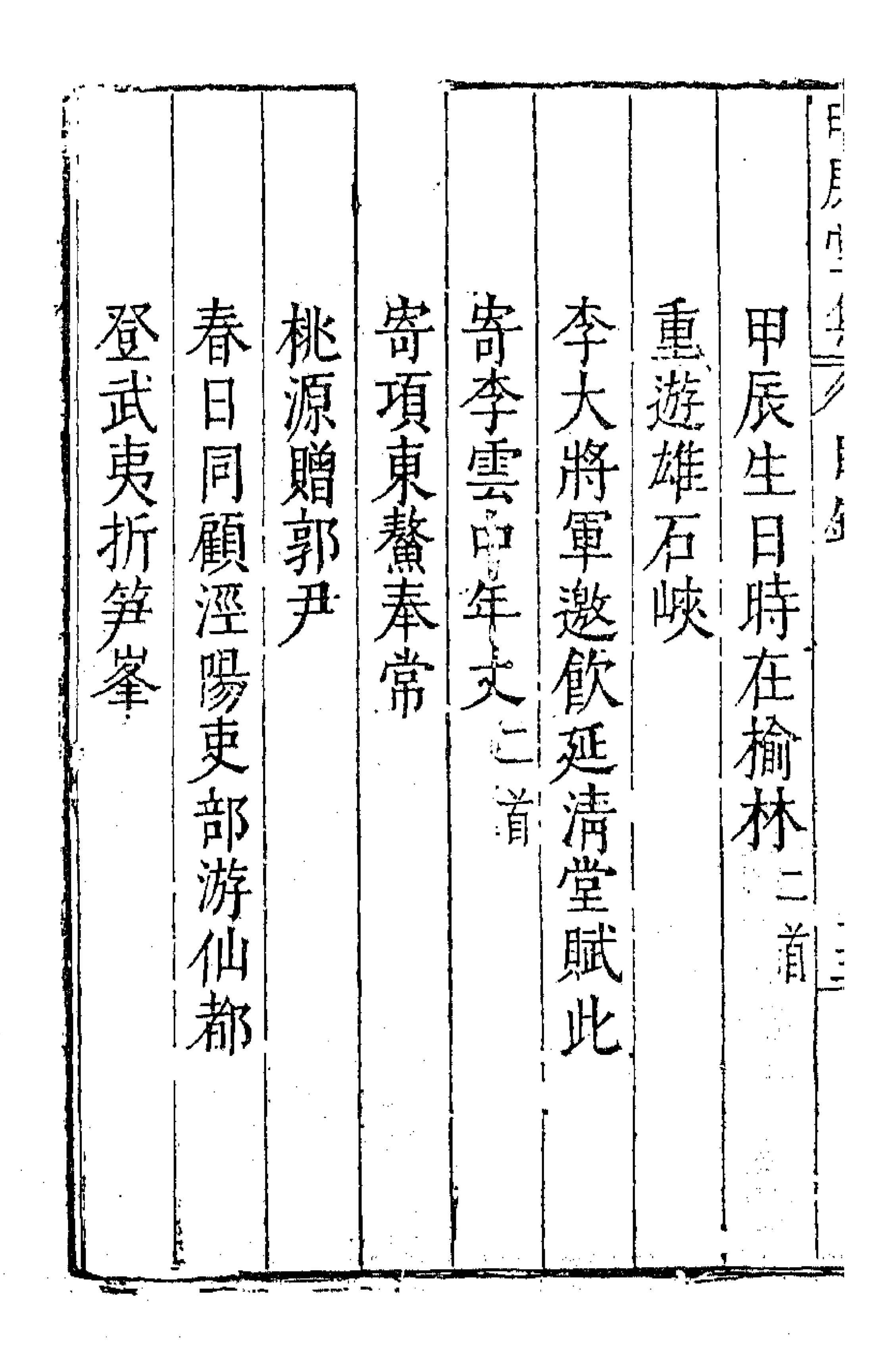
趙心堂司寇冬日遊攝山以詩見懷

依韻奉荅

寄蓮上人

李旭山中丞樂泌堂成寄贈

七言律詩



卷之十

五言排律

登江心寺雙塔

倘榜岩懸崖鑿磴置屋半壁顏其軒日超玅示蓮上人葛鍊師

春日同彭宣所游玉華洞二十韻

營丘

贈龍伯貞先生

卷之十一

七言排律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卷之十四

六言

詩餘

卷之十五

序

卷之十六

序

卷之十七

序

卷之十八

序

卷之十九
記

卷之二十一

誌銘

行狀

墓表

卷之二十二

祭文

卷之二十三

奏疏

卷之二十四

奏疏

卷之二十五

奏疏

卷之二十六

奏疏

卷之二十九

奏疏

卷之三十

書牘

卷之三十二

喻楓谷年丈

李夢池中丞

鄒肖岩年丈二首

梅衡湘制府

焦漪園太史

余漢城年丈

唐凝菴奉常

卷之三十三

書牘

顧涇陽文選
楊部水年丈
王太初臚卿
李雙溪憲副
何霽嵝太守
于念東納言
洪劼葊憲長 二首
鍾龍源給諫 二首

徐䎸州

卷之三十四

雜著

王襄敏公疏草卷

賓暘圖引

余官南奉常𤼵兒從焉親師遜學余嘉其志之適上也有餉余碧玉環者爲之銘而予之

由庚堂集目錄終

由庚堂集卷之一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賦

仙都賦

緊玄造之胚始肇磅礴於泰初析澂凝於無朕蟺神秀乎扶輿暱茲山之岌業擘真源于汶峨儵載崛以載伏越炎海而猋趨會少微而驤首將東飲于句餘旣而旋翼中廓轗重

闕而四闢象太赤之懸居閬明庭而爲雷拓五雲而爲郛寔軒皇之所假息展縉雲氏之玄都也於是堅瓠子過超玅先生而問曰僕聞有熊之興也始發跡乎壽丘之阿爰絲馬於襄野或天游于華胥巳馭飛龍而上儒遺烏號于鼎湖荆陽之鼓鑄既翕橋陵之冠舄是窅若而山者適外托于窮壤復見放于海隅肆䶧脫之黝䵒疇帝鴻之所如雖見紀於

諸史固無徵於秘圖六籍常典闕而不書僕於是靚靚焉而不是信無適河漢之無極乎超玅先生慶然而起輾爾軒渠進堅瓠子而詔之曰夫峕處不可語以通都者束于陋也窨盤不可語以大陊者拘于虛也若而夫者殆類是夫吾聞神聖棄蹻一息六區揮斥谿欲動與化俱軒其靄胥出有入無故高陽省巡于蟠木重華陟方于蒼梧玄冥稅駕乎嵡

岳文命會計于粵畬維列聖之有作朋元化以遐徂胡羣有之爲閼轢倒景於須臾羌靈宅之爣閬信崛岉而蔚紆上當少陽之位下表祁仙之墟高眞攸集是燕是娭吁夫大音駴里大智驚愚玆神奇之烺爣宜見譏於小夫已而堅瓠子神惢魄禠爽然而噫烏界反爵躍前趨稽首再拜顧遡下風從公于邁於是肅星駕命飇輪驂赤豹馭斑麐詔豐隆以前

導使屛翳以清塵朝發軔于蘭皐兮夕息乎
仙之榜首天路之窅寥兮排層雲而直上橫
石彴以逕渡兮淩縣崖之嵖嵃俔天半之靡
馮兮欻穹窿而中敞獠絳河于雙扉兮綴星
杓于一掌肎天鼓之闉閣兮扶震霆而排盪
潏勘壑而赴節兮颺扣牝而流響擷瓊蘂之
馝馞兮祥雰颯其靈爽儼騎氣於閬風兮涉
弱流而遵乎方丈類重淵而儃佪兮採玄珠

于象罔左瞰雲關右矚嵒扉倚龍洲而彳亍兮袚嶋磯而徘徊攀硆礀而流覽兮宜背賢之慝歸精端凝而天矯兮腠泠飀而上征折瓊芝以爲蓋兮結若華以爲旌喬雲族而躡黱兮爛汪背而晶熒羣碧峭而磷磷兮遂迴翔乎妙庭隱叢霄之秘殿兮關太霞之中扃望帝閽之戢晉兮俔閶闔而屏營擺堀堁之噂喈兮漻積氣于上清索篿筳以穆卜兮願

儆詞于黃靈皐風后以節中兮指常先以爲正紛余法前修以作度兮姱繚要以自程邈聖喆之霻霏兮洵徽烈之足徵揭日月之剡剡兮爗其燦乎大明思超趠以蟬蛻兮澡余德于清泠胡世俗之溷濁兮偭就首于天縣曷禽鹿之視肉兮將脂韋以絜楹賫菉葹以盈臂兮謂揭車其不馨委厥美以從俗兮豈余心之所曆懷獨迮而弗顧兮庶上陟乎登

閟恍乎感之攸存兮詧余中之貞誠亮其莢之匪遯兮契大同乎滓濵闊金龍之邃洞兮振金策之鏗鏗發寶籙以默朝兮究太上之至精肅嚴蕩以儆攝兮恐風雷之砰鍧羌逍遙以容與兮聊臨覩乎雲坪感貞幹之速化兮存兩松之嘉名奮斧斤之莫及兮豈霜霰之見凌寧澌死以立槁兮恥邀封于秦嬴乞中峰之鼎卓兮劃霞標于萬仞窺高頂而注

湖兮涌泌𣵀之神瀵擢玉井之寳蓮兮落金華以名郡珍草藋靡而含滋兮珠菌葳蕤而吐潤招陽烏以浴景兮倒遲煇於初暾振余衣于層顛兮渺大荒于一瞚靄組纂以爲雯兮籟刁調而成韻頓玉軑于椒丘兮循練金而激汰窅溶溶之瀯潭兮瀉溅溅之石瀨漱飛湍于崇堰兮亦潫潏而漰湃荇䓉波而嫂娟兮蘅逆風而旖旎爰有沓嶂厥狀芙蓉雲

蔚霞礅岸崿巃嵸孤根矗乎出地華跗紛其
麗空旁霓霨而突入廓壁隝之磴䆍紆四垂
之璪嵒類萬雉之金墉紫芝娜婀玉樹玲瓏
蒲挺九節之草木偃七鬣之松截兩峰之若
厲信一九之可封于嶌曷衍于焉從容意揖
害馬目送冥鴻追松喬之高躅蹑黃綺之玄
蹤復有積石鏘鏘甃纍水裔若番落之來庭
感梯航而麏萃攣鄰跣行魋肩曷阜被則身

壽之錦服則厨賓之毳豈大冶之肖形固巨鑄之狡獪下臨千仞不測之淵金膏隱見水碧靚鮮聞昔人之飲馬見虢涔之宛然已而弭擢王臺疑陟瑤島彼何丈人是曰五老舊揖讓於太餘曾拍肩于廬阜胡惠然之肯來永歲寒以爲好載徜徉乎暘谷豁飛闕于崇岡瞰蛟螭之所窟架黿鼉以爲梁上靜幽而啓戶中體虛而開堂剖蓮房而並菂揭芝之臺

而交匈既俄晦而俄頃亦乍燠而乍涼擎玉英以爲脯斟丹液以爲漿氣孔神于中夜矚羲馭于扶桑望濛汜而呷納睎余髮乎九陽至若隱嶠窔岫神囂仙的碪碪磽磽軒軒奕奕靈草奇葩獸蹏鳥跡叅錯糾棼奇詭怪特事罕載於幽經名冥著於仙籍夷堅伯益靡所詮悉且夫鴻濛淳靈氣妢昆侖軒皇襲之以登玉晨其爲道也默默惛惛輪輪囷囷淵

洏穆穆軋軋芸芸闕于象先不獲其首探之物始無覼其根蔵乎妙有之窔游乎太無之門其爲用也焮爗㩘奕撝攉無垠物皆潩潩而我獨存無論玉胥邈史紫府散真郎天老廣成之下不得滕行而稱外臣焉故山以帝而式靈帝以山爲豐芑西函之真氣作淪中部之玄風隨靡壒埃漻瀉以喧豗廣儲漁渫之如爔殊匪玉虛之外庭赫靈之所止止也

詎若茲山閎深嵔嶴挈五岳爲伯仲擘三神爲祖禰夷堅無得而臚宣墨卿末繇而殫紀圭竇之夫窪衡之子足不登乎九成目不窮於百里適抵掌而詭浪奓口而議擬者哉竪瓠子惘焉憮焉若酲而醒若鶩鷁之瞥于碧漢鰷鱗之縱乎滄溟忘其所以爲形而失其所以爲名也於是先生頓足起舞揚袂而歌歌曰維仙之居帝所憩兮維居之靈神且閟

兮維香案之傍署散吏兮抖擻出塵辭濁世兮千萬歲兮樂泧泧餘制反兮

通真賦

粤予幼清以標幹兮睎聖喆之靈芬纕懿秉以爲鞶兮縟徽嫩以爲紼服脩姱之神驥兮膏貞則之尻輪望大道之如砥兮唯莊馗之是遵總采蚝以前導兮騁逸駕之駪駪耻競趨以詭遇兮徑衺辟而披榛叅元象于庖畫

兮究至賾于皇墳𢘫唐虞之道邁兮爰躡姬孔之清塵凝微言于淵嘿兮燦五緯于高旻敫光烈於昭𧖌兮震鴻音之砏磤丁皇路之淸夷兮闢四門而洪闢瀸滲漉於無垠兮麗重輪于中極幸沐浴于昭明兮厠金閨而通籍撫反陋之匪據兮夕飲氷而怵惕帝若曰女執法以爲理兮謬余士師之是職森百神之孔監兮舉咎繇以聽直嗟世俗之披猖兮

胡氏生之多辟薙秋荼以司平兮達煩寃于
肺石庶黎僁之不糅遠兮云何命典禮于秩
宗播明德于清廟兮格皇休于圜穹浹寅清
于上下兮潔明禋之恪共邕瑞檢于昭洽兮
儼齊肅于是乎欽崇釐宗正以脩睦兮念疏
遬之無戎曰惟監哲后之同異兮剸章度之
雍雍荃不啓予闇昧兮謂予能于官人維靈
哲之所難兮豈矇瞽而克任嫣鸞比翼而競

進兮猶莅雜糅而林林酌罌資于庶品兮恩
噞夫之孔壬振窘步于末路兮距闢捷于通
津期夙夜之靡鹽兮跋瓔異之駢臻秉耿介
以不回兮摅款悃于外庭懷令儀之不忒兮
身服義而未沬疇茀靡而推遷兮含休明之
是茇彼夫夫之甫甫詈予兮何若人岸犴衡
之寨濶衆皆圜轂之迅彝兮輠豨膏以爲滑
鷙鳥有所登棲兮毚兔亦趯趯而營窟羌獨

處乎千仞之危巢兮風搖搖而䑰硊亮余心之未化兮豈裵徊而改轍雖風霾其霠曀兮冀喆皇之昭晉恭承嘉惠而南首兮睠故都而脂轝倚徘徊之閶闔兮獨儃徊于天闕苟徼躬之無愆兮雖去國庸何傷搴衆芳之華予兮芳菲菲其彌章假良辰吾將行兮徇無諸之故疆訪武夷于海嶠兮詣魏騫于僊鄉討玉華之龍烏兮闚太上之洞章邀九仙於

靈雲兮御赤鯉以徜徉霍童屹其嵬峞兮太
姥岧嶤於南荒珠庭雲蔚以黝窅兮璇闕翼
翼而磅唐悅神人之若遇兮聿揚靈以適皇
飄縈清之廣樂兮采奇律於八瑯烟絳節而
娜婀兮噭衆音以浩倡糈濮濺而憿怳兮乍
回回而無方緬蓬閬之縣邈兮伊弱流之可
杭感溫蠖之汶汶兮排冥筌以去夫薆薱歲
冉冉之日邁兮胡為乎睠此邪也惛貿貿之

無聞兮孰云聧河之清也炳幾先於終日兮亦先民之所藏也瞻少微于維梓兮脩晋夷之初服悲鸑鷟之在筱兮縱晉天之黃鵠追赤松于三洞兮扈軒皇於暘谷擘霞標於赤城兮招卿雲於蓋竹聆子晋之玉笙兮接安期之飈馭呼芝田之玄鶴兮挾滄濱之白鹿探琅笈於紫府兮燦靈文之可讀㮚縣解於希微兮究淵造於沕穆唯道集虛之莫俔兮

絕言象於無朕繹枉下之真詮兮養谷神于
玄牝杳若存之可見兮扶宗極而逾隱哀吾
生之有涯兮日靈津之無畛已覯化人于影
掃兮暢竺乾之宗風泛慧飆於覺海兮體妙
有於真空索摩尼於衣裓兮現寶刹於毫截
非顯非隱亦圓亦通泯能所之兩遣兮即事
理之雙融神而不知之爲化兮大而不同之
謂同是以下士聞之而笑兮若朝菌之與夏

蟲若夫神聖之德兮寘忘言而合契雖異委
而共源兮亦殊塗而同致固一爲三兮離一
爲二逮下委而失真兮遂矯誣而立異宜吾
徒之所排兮思放之于窮裔者也至若素王
之業文德誕敷紹列聖之微緒贊三后之鴻
謨爍寶炬于長夜揭曜靈於昏衢以之征誅
則湯武用之揖讓則唐虞既宣耀以禮樂復
諷頌以詩書于焉函夏熙皞天合貞符惠氣

休暢蕩濟涵濡雲捺華而表瑞河效靈以出圖獨角之獸游於郊藪九文之鳥翔於椅梧物不瘥札氏用淳和室無怨女家無曠夫畊者讓畔行者讓塗熈熈來屬靚譯扶婁梟之殯殈之卵畝有駢穗之禾茲隆治之郅軌疇二氏之能窺其郛也若乃人以天行矩從心欲何思何爲先知先覺六龍乘時一元布籥郁郁彬彬淵淵穆穆苞孕玄黃發育飛躍囿

尼父之根宗孰舍是而願有所學哉亂曰爰通真兮從我謀媒遵大路兮聊委蛇蹇瞻忽兮希以夷彼鼎鼎兮吾何師道寓庸兮胡可岐噫微斯人兮誰與歸

長城賦

伊昔嬴不任德相吞以力虎㘚六合雄脉八極規秦隴以爲藩都咸陽而作宅乃有事於邊城箕閫左以胥役爰命内史刊山堙谷椎

奮雷礮秩揺雲族塹劃天險脈斷坤軸轍轍
軒軒言言矗矗胡不萬年二世顛覆信夫霸
圖靡可恃力有餘而德不足也故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夏平水土而西戎即敘虞舞干
戚而有苗來斯周道熾而九譯貢商治隆而
五戎歸至若典午不振馭失其道羣胡干紀
雙鵞示兆函夏須洞神州垂沼末若蒙古之
會天綱解紐中土是家奄撫九有文武墜地

屨約加首人左袵而侏𠌯者十而八九天祚
有明逼斁　高皇乃肇厥慶寖大寖昌提馬
箠而汛掃遂逐北於大荒宇宙載闢民物用
康日月始蘇率土重光於鑠　太宗繼極北
平左環滄海右擁太行九邊綰帶萬國建瓴
獫狁鮮羯內向稽崩巳殷鑿于往轍示天威
于震霆親董六師三犁虜庭何堅弗摧何頑
弗平風雨所到罔不式靈功軼百王而莫之

與京畫河海以爲池指山岳以爲城西自燉
燉張掖武威酒泉關控嘉峪道接玉門焉支
巀嶭而蔽日祁連㕓巖而刺天渥洼交灌乎
弱水烏溏引流于居延堡則木滿小滿永濟
永安洰波甘峻沙河暖泉衛則西寧罕東莊
浪曲先赤斤安定永昌山丹莫不霞興雲蔚
棊錯星聯斷匈奴之肘腋碎休屠之轒轀瀰
迤固原朝那故土控帶金城咽喉靈武山川

旁睨罙深險阻合流則水分渭涇同穴則山名鳥鼠聯絡積石而覽挈笄頭蟺蜒崆峒而提携子午牙旌相望于洮岷焦斗遞聞于靖虜北引白豹花馬之原西連夷落火篩之部時維素商令行金虎幕府徂征言鞠師旅驍騎試飛蹶張超距井井則霞截金墉𤖼𤖼則峰攢樓櫓緊銀夏之上游寔朔方之險隘聳賀蘭之嵯峨障胡天而作界沙城則甲馬喧

歷銅峽則河流淜濞膴膴原疇芃芃嘉穟僑
有餘儲行不裹糒撫形勝之英圖啟慓鷙之
竊覬或聚豨而外交或奮螳而中舉聿彼上
郡聯帶榆中山如伏駝水若盤龍內瞰而輿
谾谾窿窿形勢則三垂受敵士馬則九圍稱
雄定邊寧塞捍其西黃甫木瓜翼其東延袤
千里斥堠四通近連河套遠達湟中世挺宿
將士習遺風萬夫之特從先奮庸靡不左格

雕虎右搏飛羆銀黃之組纍纍若若掇武比
蹤山西之鎮是為名藩岢嵐石嶺馬陵鴈門
偏頭寧武搤㐌河汾交鶉首而北顧絡燕秦
而中分亙道出句注之口通波滙滹沱之津
固三晉之雄楗允五原之厓垠也若夫大同
古郡雲中是名玄冥奠位北岳炳靈嚴城連
屬乎威遠崇臺蹇嵼乎白登玉林峻峙于虎
落飛狐直達于龍庭險則鐵山雲石衡則井

坪天城脫五堡之亟復庶制勝于蓒楹按宣
府之畛域爲胡元之上都昔六飛之北伐由
開平而啓塗當神皐之後扆信北門之要區
丁赤城而建隼拓獨石以爲郛威遲葛峪陽
靑之堡茗邐柴溝洗馬之墟傷土木之敗衂
委太阿于刑餘宜謀國者爲烱誡躬先事于
令圖覽幽薊之崇墉本帝京之左翼寄鏁鑰
于居庸樹蕃籬于古北黃花擁陵寢之尻山

洌結漁陽之隘總三輔之容衛瞻黃圖於只尺混同接海環抱遼陽探毉巫之銘石訊肅愼之舊疆寧遠鉄嶺之聚中固開原之鄉甲盾犀利將士精强項平壤之孔棘方海波之簸揚震鄰寧忘于屬國弭患非特于氐羌顧九塞之長城遡綿亘于萬里據地利以爲封限華夷而作紀阜矣　二祖繼天而興締纂鴻緒三五咸登斯郅德之所緯疇險要之是

憑爰稽遲牒或隆或替漢武窮兵邊無寧歲唐室諱癰王家中潰嘅秦皇之經始寧當時之過計第捐本以黷威盡民力而致敝豈若國朝以仁義爲金湯溥利賴于世世哉重曰匪城而固兮匪石而堅巖巖壁立兮不崩不騫振振燁燁兮聖子神孫昭垂光顯兮億萬斯年

由庚堂集卷之一終